南京晚報

第一千○二十一號

已在中華郵政掛號立券認為新聞紙類

電話二三六五四號 地址益仁巷潤德里 電報掛號七三六

△本報價目 每份銅元四枚 每月大洋叁角五分半年一元八角全年三元四角外埠郵費一角六分國外郵費六角郵費先惠空函不覆以票代現九折計算并以四分郵下者為限 △廣告刊例 特種第一版新聞前每方寸每日大洋二元甲種二版中每方寸每日大洋一元五角長期面議

內外要聞

日本反對國聯特委會草案後 中日爭案已陷僵局

各國代表團皆呈不安之象……日方欲另換一種方案……并不出席十九國公開會議

（國民社二十二日日內瓦電）國聯大會十九國委員會主席希孟今日聲稱、渠希望星期六當可舉行公開會議、惟會議遲早將繫於日本之答復、現外間雖接有日本未必能贊同委員會態度之消息、但國聯諸領袖以為惡消息不宜預料、仍希望時局能在和洽基礎上自行開展云、

（路透社二十一日日內瓦電）據今日消息、日本與國聯間之僵局、依然存在、日代表團已接到東京訓令、證實日本對於國聯特委會草案之反對、日人現欲另換一種方案、既不大損於日本之體面、又可使日本政府避免憲法上困難、國聯現授權上海混合委員會、決定日軍可撤之日期、不問日本同意與否、此舉乃主要障礙、惟關於撤兵事之條文、係全案最扼要部份、且係特委會於一再考量後始定稿者、故目前尚未有打開此僵局之良好氣象、

（路透社二十二日日內瓦電）各國代表團、對於中日爭案之僵局、遲遲不能打開、皆呈不安之象、史汀生與希孟之談話、歷一小時之久、史氏關于十九國特委會所具之情感、詢問綦詳、兩政治家會討論現局之各要點、現信史氏曾表明美國所處地位、能如何竭力贊助國聯所取之步驟、日代表團已聲明不能接受如今日之決議案第十一條、日某大員語路透訪員、謂日本現力圖提出一較愉快之方案、日本希望覓得脫離今日不幸局勢之途徑、中國代表團堅拒刪改所爭之條款、彼等並未參加任何非正式談判、惟靜待十九國特委會之行動、

（路透社二十二日日內瓦電）美國務卿史汀生與國聯大會十九國特委員主席希孟、今日會商中日爭案之僵局、中日爭案之發展仍在停頓中、希孟今仍候日本之正式覆文、非正式之事務既甚難辦、又極繁雜、十九國特委會下屆會議、在四月二十六日前不致舉行、

（路透社二十二日東京電）日本決計寧退出國聯、而不願依允東三省事件適用國聯會章第十五條、此已為公開祕密、今日據可恃消息、日本對于十九國特委會辦理上海休戰談判之問題、現亦主張不稍讓步、日本從未承認特委會辦理茲事之資格、且認特委會之干涉、徒使此問題一時不能解決耳、

（二十二日東京電）英代表西門與法代表等強國方面、對日本與十九國會之正面衝突、非常憂慮、且將近五月之國聯總會、日本若與小國衝突、在日本誠屬不利、因勸告長岡代表、不若於十九國公開會議時、出席披瀝主張、曾由長岡代表來電請訓、芳澤外相乃發如下之回訓、並即於今日電達、其回訓謂十九國委員會、係根據日本在總會棄權決議所成立、故日本不承認該委員會、且小國之策動、對日本抱有偏見、故無出席之必要、照既定方針進行、須認明不出席之態度云、

郭泰祺皆英使 昨夜乘輪由滬來京

△郭使英恐未必肯就

（本報今晨九時上海專電）外次郭泰祺返滬後、停戰會議重開之說、一時甚囂塵上、但行政院決定郭調任駐英公使、而以徐謨繼任外交部政務次長、停戰會議我方首席代表、遂又發生問題、外間因起種種傳說、郭之調任駐英公使、或謂事前已得郭之同意、郭對此認為尚未接得政府正式命令、不願表示去就、惟據熟悉內幕者言、此事尚有某種政治背景、郭之使英、恐未必肯就、至於停戰會議、我方首席代表、郭次長仍將繼續擔任、以資駕輕就熟、英使藍浦森、昨夜乘怡和公司公和輪赴京、本係預定、惟郭昨夜亦臨時決定、與英使同船入京、故外間知者絕少、郭氏返滬未數日、今又赴京、其任務半為停戰會議問題、半為出使英國問題、

國聯調查團 今日在瀋開始調查

△李頓表示如顧被拒……全團立即離東北

（瀋陽二十二日電）李頓於今日上午十一時、至英總領署訪問依斯東總領事、且三小時之久、詢問滿洲之情形、調查團一行將於二十三日起、開始調查瀋易城內外、滿州政府始終反對顧維鈞與李頓一致行動、今日并由省府通知調查團、

（本報今晨八時北平專電）調查團兩路昨晚到瀋後、分住凌格飯店及大和飯店、偽國對拒顧問題、仍不改強硬態度、謂如顧強行赴吉省、即執漸決最後手段、李頓對人表示、顧如被拒入偽國、則全團立即離東北、

日軍進擊太倉 前夜雷雨交作時

△激戰數小時敵始潰退……白川昨視察太倉東門外陣地

（常熟二十二日電）二十一晚十一時、太倉東十餘里之金木橋、午橋一帶、敵乘雷雨交作時來襲我、經我阮旅奮勇應戰、至今晨三時、敵始潰退、我死傷六人、敵損無算、今午初許浦口外過一敵艦、向下游去、

（蘇州二十二日電）二十一日新木橋之敵、分前後兩隊、向太倉進擊、前隊二百餘渡河攻擊、經我步哨開槍還擊、斃敵三十餘人、敵後隊乃不敢前進、僅開排槍、至午後六時始息、二十二上午塞度橋附近劉家角發生哨戰、不久陸渡橋敵百五六十八、開到曾陵、一時槍聲甚密、激戰三小時久、下午劉河敵數十開劉家角、乘自由車北架機槍、二十二下十時、敵數十由婁塘經袁家渡偸渡至中渡、被我用槍掃射、斃敵七名、傷十餘、我無損失、七丫口二十二到日艦三艘、

（崑山二十二日電）敵第九師及十四師運來補充兵時、皆附有憲兵 白川令第五聯隊出發黃渡、計步騎兵各二營、機槍隊白俄兵各一連、便衣隊五六十人、野砲十二門、張家涇紀王廟一帶、敵連日從事測量河道、似有偸渡企圖、

（蘇州二十二日電）敵司令白川、二十二日視察太倉東門外新木橋陣地、自敵佔劉河後、即委陳文鏢為維持員、陳敵撤、以吳山泰繼任、現吳又易萬茂薈園經理為維持員、

滬梵皇渡日紗廠 日軍駐防梭巡示威

△滬西形勢緊張

（本報今晨八時三十分上海專電）滬西方面、日來日軍形勢又忽緊張、傳周家橋等處、有提築防禦工程等事、但據北新涇某機關聲稱、各該兩處、並無日軍建築防禦工程及偵窺行動、惟梵皇渡之日商豐田紗廠、前日下午、忽有一大隊陸戰隊約百名左右、分乘卡車數輛、運至該廠駐防、並攜有機關槍四架、置於廠中、廠內置有四號及十號鐵甲砲車兩輛、時由廠中駛出、由中山路向南經虹橋路、至徐家匯司文書院為止、在該院門首略停片刻、再行回轉、梭巡各路而返、沿途每見民衆聚集、輒略停示威、該廠駐防之日陸戰隊、日間時有一二日兵、攀登屋頂、手持望遠鏡四面瞭望、入夜偵察、戒備甚嚴、向他廠不出、

今晨行政院會議 討論籌設民意機關

△先儘京平滬各大市籌設成立

今日上午行政院會議、出席者汪兆銘、羅文幹、陳銘樞、陳紹寬、朱家驊、顧孟餘、彭學沛、列席者李培天、郭春濤、曾仲鳴、石瑛、褚民誼、主席汪兆銘、討論各省市縣籌設民意機關案、各人發言頗多、石瑛亦貢獻意見、當經決定先儘南京北平、上海等各大市先行籌設成立、其具體辦法、交由內政部代部長彭學沛、參酌各方意見、擬具詳細計劃、再提下次行政院會議討論、此外議決福建民政廳長鄭寶菁另有任用、遺缺以劉通繼任云、

立法院今晨祕密會

△討論大赦案未決定……下午繼續討論

今日上午立法院開祕密會議、討論行政院咨送之大赦條例草案、對大赦範圍、各委員中有主張盜匪在不赦之列者、有主張從寬赦免者、辯論甚烈、迄無結果、又對大赦條例第一條丙款第九目關於陸海空刑法所犯、及司法院咨增加條文一案、經議決交法制軍事兩委員會審查、十一時許宣告延會、下午二時又繼續開會討論云、

第十路義軍 佔領柳河溝

△葦沙河路軌破壞

（北平二十三日電）九間房之第十路義勇軍、連日與日軍衝突、並割斷打虎山電綫、破壞鐵路六七段、於柳河溝附近激戰一晝夜、日軍飛機唐克車猛力壓迫、我軍奮勇應戰、終將柳河溝佔領、

（本報今晨八時北平專電）東北義軍計十數萬衆、槍二百萬支、聽命義軍指導委會、指委會下分軍事政治兩部、軍事部直轄各路司令、下分總隊大隊長隊分隊等、政治部處理政治、輔助宣傳、近有少數漢奸受日人利用、假借名義殺燒搶掠、以淆觀聽、近更擬組賊團、謀刲調查團、以誣義軍名譽、

（本報今晨八時五十分北平專電）外訊、一面坡之自衛軍、將葦沙河方面路軌破壞、割斷一面坡與綏芬及哈埠間電報電話、中東第四次通車、阻於一面坡、東部綫形勢嚴重、

中東路一帶 白俄仍繼續活動

△哈俄女住處搜出大批槍彈

（莫斯科二十二日塔斯社電）此間得北平來電、謂哈爾濱中東路一帶之白俄活動、仍繼續不已、該埠中國警察當局、雖表示負責保護鐵路交通與路局工作之安全、惟在本月十九日、又有大批被路局開除工作之白俄闖入辦事處、實行搗亂、警察到場後、亦不加以干涉、

（又電）此間得北平來電、述及哈爾濱警察於近郊白俄所居之芳店口、（譯音）發見大批軍械炸藥、同時於藏匿此種軍械炸藥處、檢得其數目清單、係用舊俄時代之字母拼音、寫於一標有沙皇符號之紙上者、哈埠白俄報紙對此事之記載、用極審愼之言辭、以避外間之重視、

（哈爾濱二十二日路透電）哈埠偵探接某方面密報、搜查某俄女住處、在其牀下、搜出大批子彈及毛瑟槍兩枝、又硝酸甘油四筒、該俄女當場被捕、旋悉其兄乃當地搗亂機關之活動份子、但警察現尙未能偵知其所在、據西路傳來消息、時局愈趨惡劣、沿途小站多被搶刦、橫道河子之警察被舊吉軍解除武裝、鬧獄囚已被釋放、

李宗仁電白崇禧

△促赴粵商要務

（本報今晨八時香港專電）李宗仁電白崇禧、促來粵與陳濟棠商要務、蕭佛成二十二日偕陳濟棠親信某抵港謁胡、商時局、俟商妥即返省、開執部政會聯席會議、解決一切、

陳友仁祕密到津

△轉赴大連

（本報今晨八時三十分北平專電）外訊、陳友仁祕密到津一行、有所接洽、今日有已赴大連說、

褚民誼將使法國

△正徵同意中

政息、駐法公使聞正徵褚民誼同意中、錢永銘另有借重、

何成濬由信返漢

△鷄公山勦匪會開畢

（本報今晨九時漢口專電）何成濬、劉峙、劉鎭華、張鈁、馬鴻逵、在鷄公山商會剿鄂豫邊匪、已完竣、何卽乘專車返漢、

（又電）何成濬二十二日下午六時、由信陽乘車抵漢、何談、在信與劉峙商定二事、一、由劉鎭華派一師接防裏樊光化、二、會剿鄂東匪共結果圓滿、至徐源泉將任全省剿匪督辦、實有其事、但明令未下、裏樊警備司令暫撤、鄂北勦匪司令官亦暫不定人、劉鎭華部已有一旅抵光化接防范石生部警備平漢南段

來函照登

逕啓者、昨閱（二十二日）貴報登載「砂珠巷昨晚鬧學」新聞一則、（中略）「校役痛毆黃子、」「教員出而干涉、」「崗警祝振和將原被告帶所請究、」及「要求鳴鞭炮送回、」「第三者出任調解」種種、多非事實、誠恐淆惑聽聞、有關敝校名譽、用特備函、謹請登載來函欄內、以資更正爲荷、此致

南京晚報主筆先生大鑒、

南京市立砂珠巷小學啓

四月二十三日

介紹國醫張友之

張君友之係儒門名醫張棟樑之長公子家學淵源經驗豐富各種內外疑難雜症一經診斷無不着手成春現在本京龍王廟堂子巷十號（電話二三〇三四）應診用爲介紹俾患病者有所問津焉

鈕永建 谷正倫 孫伯文 何競武 汪京伯 謝履莊 吉珊 夏光宇 樓桐孫 史維煥 吳大鈞 李家鼎 蔡勁軍 魏家驊 呂學蘇 民生 仝啓

每日上午九時開診下午五時止逾時出診急症隨請隨到赤貧送診

夫子廟 貢院西街

人人理髮館

電話二三五二三號

●坐位豪淨雅觀●設備一應俱全●技師手術精良●南京首屈一指

城中 大世界

國產電影 多情的女伶

美化戲院

陸櫻田 苗鑫茹 張韻樓 何玉鳳 吳翠雲 小玉樓 樊春樓 顏慧芳 陸鴻章

二十四日日戲 征北海

二十四日夜戲 山東響馬

世外羣龍傳

（張恨水）（四七七）

第九回 殘月曉風羅巾通綺語 單刀匹馬虎穴作孤征

聽差的笑道：四書五經，都念過的，只要不是十分深奧的書，都勉強可以看得過來。秦慕唐手摸着下巴上的鬍子，沉吟着道：信然乎？秦學詩忽然靈機一動，覺得叔叔若要仔細盤問起來，未免太煞風景，因之連忙將枕頭邊一函唐詩，理得齊了，交給聽差道：你拿去看罷。我這裏還有別的書，若是你要看的話，可以來掉換的。聽差的接着書，道謝而去，但是他並不上前艙，却到隔壁後艙去了。秦學詩見這事果不出自己之所料，心中非常高興，就捧了書本躺下，借着這個機會，就靜聽隔壁艙裏說些什麼話。彷彿聽德小姐笑問道：他借書給我們，也沒有問是誰要看嗎？聽差答說沒有問，接着又聽那德小姐嘻嘻的笑了。秦學詩這一下子，覺得坐在雲端裏，身子只管飄蕩起來，並不是坐在船上了，心裏也不是歡喜，也不是恐怖，又好像是歡喜，又好像是恐怖，就是如此顚着飢荒，斜了身子躺下。（未完）

三戰鼓三

告陳孚木

（劍）

郵資加價一事，行之於國難危迫民生困苦之秋，其爲政務上之失措，吾人已爲文反對之矣。綜觀近日之各方輿論，均集矢於次長陳孚木，身爲部長之陳眞如，於此事似處於功過無關之地位，一若此種措施之主動，全屬於次長陳孚木者，吾文今日「告陳孚木」，在進言上，終自覺爲失態也。

陳孚木於一週以前，發表談話，暢述其加重郵資之最大理由，有曰：「國家財政不能補助郵政，因抽多數民衆之捐稅，補助供少數富裕者應用最多之郵政，不特非本黨政策，亦與國家經濟原理不合」云云。姑不論郵政之本身經濟，原足自給，抑且有餘，其所以成爲今日之出入不敷者，完全係交通當局濫費之結果，吾人今所切望，乃在當局就本身收入從事經營，（立裁騈枝之郵匯儲金局，及縮減行政濫費等等），勿遽加價，本非必有求於國庫之補助。抑卽以國家財政之意義言之，「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爲其最高原則，郵政旣爲便民而設，且因國家之壟斷而成爲專利事業，縱由國庫予以補助，亦不爲失當。若謂少數人之應用，不能使多數人負担，則以國家之款，用之於築路，有終身未見馬路之人，以國家之款用之於教育，有終身不知教育爲何物之人，（且均係最多數）使陳孚木而爲國民政府主席者，將如之何？抑吾猶有喩者，航空郵政，自開辦以來，耗費甚鉅，全恃原有郵政收入爲挹注，若以陳孚木之見解爲見解，則當曰：「原有郵政，不能補助航空郵政，因抽取多數民衆之款，補助供少數富裕者應用最多之航空郵政，與……不合」云云，試問陳孚木將何以處之？

禁止淫汚書籍之出版與發行，爲政府之法令，陳孚木身爲政府官吏，當能不知？乃其言曰：「據統計之郵遞書籍，多數爲小說，小說之中，又以阻礙文化之神怪淫汚小說佔多數，郵局年賠鉅款，傳遞此種礙及文化之書籍，替無道德之書賈漁利，亦爲不合理之事」云云，既知爲淫汚書籍，則依據法令，只有澈底加以禁止，絕不能因郵資加重，而卽可聽其發行！如交通官吏但求其「不賠累」，是否淫汚書籍卽可以不問，則國家法令，能以金錢消滅之，陳孚木不將成爲國家萬世之罪人耶？不正當書籍爲一事，正當書籍爲一事，因懲罰不正當書籍，而使正當書籍受同樣之負担，則盜黨亦坐火車，盜賊亦用電話，能挾以爲火車電話加價之理由耶？

交部自易長官以來，絕鮮成績之可言，報端所載之爭飯碗廣告，（如無線電工程部控李範一等）尤足徵其政治上之穢聞，不少於昔。郵資加價，在王伯羣時代尙不敢爲，新任人物，竟不恤人民之艱苦而悍然爲之，是求其爲王伯羣，尙不可得。陳孚木在數年以前，爲廣州民國日報記者，月薪不過九十元，一行作吏，班生登仙，宜可已矣，如必於國難期間爲他人所不爲之事，强增國民之負擔，則公道之批判自在，國民未必卽能獨厚於足下也。

嗚呼！今之要人，其出身爲新聞記者者，能有幾人不失本色？貪污橫暴，卑鄙逢迎，爲舊官僚所優爲者，此輩又何獨不然？往者已矣，陳孚木於政治生命市開始之時，幸勿一舉足便落火坑，此吾人願於行文之末，以誠懇之忱，爲陳氏告者也。